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 經部

詩緝卷五　　宋　嚴粲　撰

鄘音容國風

說已見邶

柏舟共姜自誓也共音恭○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蚤音早○箋曰共伯僖侯之世子○疏曰共伯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曰衛武公詩宣王時○詩記曰史記載僖侯已葬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僖侯羨自殺按武公在

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位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惡也羨音延又以戰反墓道也和即武公○李氏曰武公衛人謂睿聖武公奪嫡之事未可以誣之○呂氏曰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

衛風靡矣女子之卓然自守者不多得也故聖人録之禮義之在人心雖大亂而不泯其王澤之猶存也歟

汎彼柏舟箋曰汎浮也在彼中河傳曰中河河中○曹氏曰齊地西以河為境而衛居

河之西父母欲奪共姜而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桀曰紂都河北鄘在紂都之南則近河矣故此鄘風言中河以土風所見也**髧彼兩髦**髧談之上濁髦音毛○朱氏曰髧髮垂貌○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疏曰髦者用髮為之其制未聞○項氏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今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鬌小兒剪髮也兒生三月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也父母既沒則去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親死猶幸其生未忍脫之故士待既殯諸侯待小歛而後脫之也此說髦之制耳非詩意也鬌音朶囟音信○補傳曰守義既堅必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去髮至眉為幼時之狀**實維我儀**錢氏曰髧然兩髦實維我嫠居之容儀**之死矢靡它**音他○傳曰之

至也矢誓也靡無也母也天只音止○朱氏曰母恩如天不諒人只傳曰諒信也

興也共姜言柏舟之在河中猶我婦人之在夫家舟必不可以去水猶我必不可以他適也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髧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嫠居之容儀我至死誓無它心也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令父與夫俱不存唯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錢氏曰特獨也實我寡獨

當然之人所之死矢靡慝傳曰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音慈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疏曰頑昭伯也○箋曰君母惠公之母○曰惠公朔即懟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伋妻宣公卒惠公幼齊人使其庶兄昭伯烝於宣姜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威夫人許穆夫人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曰衛惠公詩威王時

朔幼而嗣國四年奔齊十二年而復入立三十有一

年閲四王矣威莊僖惠其五詩專為桓何牆茨鶉奔皆刺頑時朔尚幼也偕老桑中介其間從可知也芃蘭又目之童子知皆初年也

牆有茨釋草曰茨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不可埽也埽音謏中冓之言冓溝之去○詩記曰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云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顔師古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顔說蓋閨内隱奥之處○今曰言詁也謂此一段詁也不可道也錢氏曰道言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牆有蒺藜惡草欲埽去之則傷牆故不可掃閨

門之話欲道之則傷君故不可道非不可道但言之可醜也中冓之言但謂閨門之事不必以為頑與夫人淫昏之話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曰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錢氏曰詳盡言之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欲盡言則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今人不欲言之事則曰其說甚長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曰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朱氏曰讀誦言

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言之則自辱不欲汚口舌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箋曰夫人惠公之母○䟽曰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箋曰人君小君也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曰衛惠公詩威王時○曹氏曰毛傳謂能與君子偕老乃能居尊位服盛服序文顛倒非毛意也

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

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荅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君子偕老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傳曰偕俱也副笄六珈副音覆載之覆敷救切笄音雞珈音加○今曰副者后夫人祭服之首飾如漢之步揺也○傳曰副者編髮為之○疏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像若今之步揺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

遺像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巳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追音堆編音匾又如字紒音計髲音避髢音第亦作鬄又鮮見召米蘗○笄曰笄衡笄也以玉為之唯副有衡笄出于副之兩旁繫紞以縣瑱也○疏曰唯祭服有衡笄編次則無衡笄○今曰內則言女子之笄者簪也所以卷髮者唯副之笄謂之衡笄○又曰言六珈者以玉加於笄為飾有六也○傳曰珈笄飾之最盛者⊙箋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摇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疏曰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此副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

委委佗佗委音威佗音駝○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箋曰象服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

所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揄音遥字又作褕○翚曰翟皆刻繒以象鳥羽故謂之象翟解見下文其之翟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言夫人之義與其夫偕老從一而終故能居夫人之位稱其服飾之盛其首飾有副既服副而著衡笄其笄之上以玉加之為飾其數有六故言六珈笄者婦人之常飾唯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而有六珈之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德稱其服而無愧怍也又其止如山則容貌之安重其動如河則氣象之廣

大服其象服翟衣而宜也令爾宣姜之為不善失偕老之道則於此服飾之盛為如何乎宜乎不宜乎問之使自愧也○傳以笄即衡笄一物也追師云追衡笄鄭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是鄭以衡與笄為二物也其下文云唯祭服有衡釋衡為一物又云笄卷髮者釋笄為一物故鄭於此箋言笄而不言衡笄也疏混毛鄭為一說又引追師注云唯祭服有衡笄彼文無笄字疏蓋誤也今從毛義

玼兮玼兮玼音此○王肅曰玼衣服鮮明貌其之翟也翟音狄○疏曰傳以翟雉名也今名衣曰翟故謂以羽飾衣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也鄭義為長○祭曰天官內司服王后六服鄭注云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褘衣畫翬揄翟畫揄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揄翟之上有褘衣祭統云夫人副褘謂公之夫人衛侯爵夫人當服揄翟褘音暉

鬒髮如雲鬒音軫○傳曰鬒黑髮也○說文曰髮稠也○李氏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注云美髮為鬒○錢氏曰如雲稠密也

不屑髢也髢音弟○傳曰屑潔也髢髲也○疏曰髢益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

王

之瑱也瑱天之去○槃曰讀作殿最之殿者非彼丁殿反也○傳曰瑱塞耳也象之揥也揥音熾韻又音替○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槃曰傳云揥所以摘髮蓋摘音剔故疏以搔首釋之非音摘也若音摘為摘取之義則今之鑷子矣非也搔首之摘因以為飾者若今之蓖兒也揚且之晳也且如字徐音沮之平晳音錫○槃曰揚起也言眉目揚起也且又也如盲且多之且左傳棄者謳曰澤門之晳○傳曰晳白晳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上章子之不淑既指宣姜此章言其者承上文指宣姜也玼然鮮明者是宣姜之翟衣也重言玼兮者甚言其鮮明也婦人髮少則聚他人髮為髲髢以益之

令宣姜黑髮如雲之稠密不以髮髢為潔美言不假他髮也以玉為塞耳之瑱以象骨為搔首之揥其眉目揚起而其色又且白晳胡然而尊仰之如天乎胡然而尊仰之如帝乎言其服飾之盛容貌之美望之猶天人然是何為如此也設為問辭令宣姜自省思之豈可以如是尊嚴之服飾容貌而為不淑之行乎○朱氏清揚婉兮鮮云清目之美揚眉之美錢氏美目揚兮鮮云揚目峻也蓋眉目皆以揚起為美清揚

並言則當為目清眉揚也指目言揚則但為目揚也若此章單言揚則兼眉目也

瑳兮瑳兮瑳七我反○說文曰瑳玉色鮮白也其之展也展音戰○桼曰陟戰反周禮内司服張彦反在去聲三十三線韻内禮記作禮○曰展六服之展衣也○傳曰展以丹縠為衣○疏釋傳曰此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為褘衣赤揄翟青闕翟黑鞠衣黄展衣赤褖衣黑鞠音菊褖音彖○箋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此以禮見於君及賔客之盛衣也○疏釋箋曰箋不同傳言宜者無明文鄭司農注天官内司服云展衣白鞠衣黄褖衣黑蒙彼縐絺是紲袢縐鄒之去絺音笞○傳曰蒙覆也○疏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

也紲袢音薛煩○䟽曰紲去也袢袢延熱氣也子之清揚傳曰清視清明也揚且之

顔也傳曰顔角豐滿也展如之人兮展如字○今曰展情之展知輦反在上聲二十八獮韻內○傳曰展忱也邦之媛也媛音院○傳曰美女為媛

重言瑳然甚鮮白者是其展衣也服此展衣而裏用縐絺展衣蒙覆於縐絺之上是當暑紲去袢延熱氣之服也展衣之裏不常以縐絺夏則裏之以縐絺故曰是紲袢也宣姜服展衣之禮服而又目視清明眉上揚起眉上既揚起而又額角豐滿如此人乃邦之

美女歎惜不淵之意見於言外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 李氏曰以姜弋庸皆著姓也衛陳多淫佚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曰衛惠公詩桓王時○

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樂記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音備○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詩記曰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詩記謂詩皆雅樂此桑中非桑間濮上之音令考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出於此桑中即其類也詩之正經為雅樂變詩以垂戒耳非祭祀朝聘所用也然或以桑中為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

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為刺也

爰采唐矣曰唐蒙也女蘿也菟絲也鮮見頍弁沬之鄉矣沬音妹○傳曰沬衛邑○疏曰酒誥注云沬邦紂所都朝歌即沬也云誰之思美孟姜矣箋曰孟長也○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錢氏曰蓋沬大姓非必實言其人也期我乎桑中朱氏曰桑中上宮入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我乎上宮要音腰○釋文曰要約也送我乎淇之上矣釋文曰淇衛水也○鮮見邶泉水

此作者刺淫者謂汝言采唐蒙而往沬邑之鄉矣然汝非為采唐而往也汝所思者誰乎思彼美好姜姓

之長女也汝特託言采唐以往耳汝思孟姜而往會之或相期於桑中之地或相約於上宮之地或相送於淇水之上所會之地人皆知之見為不善於隱僻者終不可掩也我指淫者非詩人自我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傳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似公穀作定弋○錢氏曰弋姓即似也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 曰葑蔓菁也鮮見邶谷風 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傳曰庸姓也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鶉音純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曰衛惠公詩威王時○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則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

鶉之奔奔釋文曰鶉鶴鶉也鶴烏南反○山陰陸氏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莊子云聖人鶉居而鷇食俗言此鳥性淳不越横草奔奔鬭也鶉不能亂其匹鷇音寇鳥子也○補傳曰鶉所以奔奔然喜鬭者惡亂

其匹而鬬也

鶉之疆疆音姜○山陰陸氏曰疆疆剛也鶉能不淫其匹鵲傳枝受卵故曰乾鵲莊子云烏鵲孺鵲以傳枝少欲故曰孺○李氏曰鵲性不淫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錢氏曰公子頑惠公之兄也

鶉奔奔然鬬者不亂其匹也鵲疆疆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宣姜與頑非匹偶也鶉鵲之不若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兄為惠公恥之也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傳曰君小君也○箋曰謂宣姜

我乃以為小君為國恥之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定丁之去美衛文公也疏曰文公燬昭伯頑之子戴公申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處音杵漕音曹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曰鄭志荅張逸問云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箋曰左傳僖二年城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說音悅國家殷富焉曰衛文公詩惠王時○左傳閔二年曰狄人侵衛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

滅衛又曰宋威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注云戴公申其年卒而立文公燬户烏反共音恭○又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自鄄之復會鄄音絹事見魯莊十五年齊桓始霸惠王嗣服王室多故子頹之難於是楚丘封衛而霸令彊矣此世道一變也

定之方中曰定營室也即北方室宿○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粲曰左傳云水昏正而栽栽築牆長板也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謂小雪時定在北方水宿也栽

音在去聲也作于楚宮傳曰楚丘之宮揆之以日傳曰揆度也度音鐸○疏曰度日之出入謂度其景景也冬官匠人云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是也○今考地官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景如字作于楚室傳曰室猶宮也○粲曰殿以宮為宗廟室為居室今不從樹之榛栗榛音臻○榛鮮見邶簡兮○今曰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椅桐梓漆椅音伊○椅釋木曰椅梓○郭璞曰椅即楸楸音秋○陸璣曰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也○今曰桐白桐也○陸璣曰有青桐有白桐有赤桐白桐宜為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其皮而為布甚好牂牁音臧歌○山陰陸氏曰此即白桐華而不實爾雅云榮桐木即此是也以其華而不實今亦謂之華桐○粲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山陰陸氏亦以此為白桐陸又言桐有三種青白

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青桐即梧桐一名梧一名櫬詩所謂梧桐生矣是也如陸氏之説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梓樹觧見上椅○山陰陸氏曰今呼牡丹為花王梓為木王葢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漆釋文曰漆木名

爰伐琴瑟鄭擊鼓牋曰爰於也

言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定星營室昏而正中農務始畢土功可興又揆度日之出入以知東西正其方位然後可以作楚丘之宮室宮室異文以協句韻耳非分而言之也既作宮室乃植榛栗及椅桐梓漆凡六木他日於此伐之以為琴瑟美其新造之初為

永久之圖也椅桐可為琴瑟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他可類推也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而不求近功

升彼虛矣虛音祛○傳曰虛漕虛也○疏曰蓋有故墟猶僖二十八年左傳所謂有莘之墟也楚丘本亦邑也○朱氏曰虛故城也以望楚矣望楚與堂箋曰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疏曰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也景山與京傳曰景大也京高丘也降觀于桑詩記曰既升彼虛以領畧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卜云其吉王氏曰云言也終焉允臧

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章追本謀遷之初程子曰一章言建國

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言文公始在漕邑升其故城以望楚丘及其旁之堂邑又望其大山及其高丘於是自漕邑之虛而下於楚丘之野觀其宜桑之處人謀既定乃命龜卜之而卜言此地之吉於是建國而居之令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殷武陟彼景山亦言大山也釋丘云絕高謂之京非人為之丘釋云卓絕高大如丘而人力為作之者名京李氏云非人力所為自然生者為丘按爾雅言人為之京謂左傳

築京觀之京也詩經言京毛氏止以為丘之高者

靈雨既零箋曰靈善也○槷曰靈雨猶杜詩云好雨知時節以其發生故謂之好○傳曰零落也○命彼倌人倌音官○傳曰倌人主駕者星言夙駕傳曰雨止星見夙早也○槷曰言辭也說于桑田說音稅鄭如字○釋文曰說舍也匪直也人錢氏曰直猶特也非特人也○今曰孟子云非直為觀美也秉心塞淵箋曰塞充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騋音來○傳曰馬七尺曰騋○朱氏曰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春時好雨既降農桑之務將興文公於是命主駕之倌人見星而早駕說止於桑田之野以勞勸之是文

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富彊至於騋馬與牝馬共有三千匹舉馬之蓄息則人之蓄息可知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計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則三百乘正合諸侯之數令云三千者革車不用牝馬令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春秋諸侯各務富彊亦不盡守

舊制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獨言騋者舉中言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音帝凍爾雅作螮蝀音同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箋曰不與相長稚○曰衛文公詩襄王時衛風汙染已甚文公轉移之速如此所謂繫一人之本也

蝃蝀在東傳曰蝃蝀虹也虹音洪○疏曰郭璞云俗名為美人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

為雎雎曰蜺○程子曰蝃蝀隂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隂方之氣就交於陽也○曹氏曰淮南子云天二氣則成虹説者謂隂陽相干也蓋隂氣積而上升日光映之乃成虹○朱氏曰日與雨交倐然成質乃隂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遠父母兄弟遠去聲曹氏曰行出適也○鮮見邶泉水

蝃蝀者日與雨交隂陽之氣相亂喻淫奔也不當交而交故不能久暮見在東須臾散矣人莫敢指之者喻淫奔之人人所惡也女子出適自當與父母兄弟相遠何苦欲急而奔乎

朝隮于西隮音躋○傳曰隮升也○箋曰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梁曰曹風南山朝隮傳云隮升雲也彼詩但當為升此當為升雲不言雲而但云隮猶言有渰萋萋亦不言雲也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一章既戒其淫奔二章則陳昏姻之正禮易以雨為陰陽和此言陰陽之氣和則雲氣朝升於西方則必有終朝之雨令俗猶以西方早雲為雨之候喻昏姻以禮則家道成也女子出適於人自當與兄弟父母相遠所貴得禮之正耳彼蝃蝀淫氣暫見而旋滅不

能為雨猶違禮相從暫合而易離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箋曰懷思也大無信也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不知命也

詩人言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思昏姻之事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無信而不自守也命言所賦之分謂男女居室自有定分今不安其分而淫奔是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相去聲　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衛文公曰詩襄王時

文公君臣涉歴禍變懲創前朝相與洗濯磨勵氣象一新矣

相鼠有皮傳曰相視也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箋曰止容止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傳曰俟待也

相鼠有體傳曰體肢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傳曰遄速

也

視鼠蟲之賤但有皮齒體而已人異於鼠豈可徒有形體而無禮儀容止乎謂之人而乃無禮儀容止則亦鼠之類也其不死亦何為乎不死又何待乎何不速死乎皆惡之之辭也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

說詩全在點掇點平聲此由誤加尚字耳尚字當作只

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意方瑩點掇人而二字分曉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即此意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好去聲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樂音洛○曰衛文公詩襄王時

臣子好善文公之化也

子子干旄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疏曰干首有旄有羽其下有旒縿旄者牛尾也以旄牛尾為之羽夏翟之羽也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而用之謂之夏采九旗皆注旄於干首縿音衫緌音妥在浚之郊浚音峻○傳曰浚衛邑素絲紕之紕鄭音皮毛符至反○箋曰素絲以為縷縫紕旌旗之旒縿良馬四之今曰四之見之者多也彼姝者子姝音樞○東方之日箋曰姝美也○朱氏曰子指所見之賢者何以畀之

有賢者來自他國至衛國浚邑之郊文公臣子之在浚者聞其賢而爭先覩之有建子子然干首之旄出郊見之者以素絲為縷縫紕旌旗之縿乘良馬而來

已四輩矣見好善者多也詩人言彼姝美之賢者將何以畀予之乎言必有以效其忠益矣○賢者來自他國若季札聘鄭子產如晉之類季札告子產以謹禮子產告叔向以實沈臺駘之事皆聞所未聞是以善道告之也若謂衛有賢者隱居浚郊文公不能用而臣子徒見之則文公愧矣曷足美乎箋以四之五之六之為見之數則止是一人往見之不見臣子多好善之意

子孑干旟傳曰鳥隼曰旟○出車疏曰春官司常文也以協音韻其實皆旟也鳥隼為旟謂畫鳥隼以為飾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為綏謂之干旄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素絲組之○組音祖○箋曰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疏曰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九旂皆以組為飾郭璞云用綦組飾旒之邊也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予音與

賢者自郊至都則近城矣又有就都見之乘良馬而來者五輩矣

子孑干旌傳曰析羽為旌○疏曰既設旒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在浚

之城傳曰城都城也素絲祝之箋曰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畧反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告音谷○槃曰以下告上人告神者皆音谷然協韻者不拘易再三瀆瀆則不告是也

賢者自都至城又有就城見之乘良馬而來者六輩矣五之六之者言來見者愈衆也○令考大司馬百官載旟注云卿大夫也彼文謂仲秋教治兵非平常所建鄭氏引司常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孔氏申其義謂州長黨正及酇長里宰鄰長同建旟酇音纂然司

常之文亦謂大閱及祭祼會同賔客所建皆國之大禮故建之若臣子見賢而載旗禮無明文豈指乘車之儀以言其人之貴如今人以旄麾幨蓋稱郡守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譜疏曰載馳是許穆夫人所親作得入鄘風者葢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漕地在鄘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譜疏曰懿公赤惠公朔公子○箋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漕音曹○朱氏曰未有宮室而露居也○箋曰謂戴公也

許穆夫人閔衛之亡箋曰戴公申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曰衛

戴公詩
惠王時

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為辭耳賓氏女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與夫人之意正同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為真欲歸唁則非也戴方露處漕邑豈女子歸唁之時乎

載馳載驅山有樞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馳驅但是乘車之事歸唁衛侯傳曰弔失國曰唁○疏曰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云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驅馬悠悠傳曰悠悠遠貌言至于漕傳曰漕衛東邑○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有考見邶擊鼓大夫跋涉跋蒲末反○傳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我心則憂

衛有狄難越在草莽許以姻親力不能救僅遣大夫唁之夫人以為此無益於事我欲馳驅其車自歸以唁衛侯驅馬悠悠然歷遠至于漕邑不敢憚勞令大夫之往徒勞跋涉無救衛國之亡則我心以為憂不

若我代其行也此非真欲歸唁葢託為之辭有含蓄不盡之意首章婉而未露也

既不我嘉箋曰嘉美也○朱曰嘉臧皆訓善善猶是也猶孟子王如善之也不能旋反視爾不臧箋曰臧善也我思不遠

夫人託言欲歸唁許人非之故言爾既不以我之言為善遂使我不得旋反於衛矣然我亦視爾之言為不善而我之所思其說非遠而難行也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已有意見與許人别而猶未遽言

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音祕○傳曰閟閉也○衆曰閉塞言不通也

我之所思其説非閟而不通也丁寧上章之意欲言而未言也

陟彼阿丘釋丘曰偏高阿丘言采其蝱音萌○傳曰蝱貝母也○衆曰本草云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殊有功女子善懷箋曰善猶多也○朱氏曰漢書云岸善崩亦各有行傳曰行道也○衆曰猶孟子言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宗國隕越事廹情切而許人乃沮我之歸使我無所告語愁鬱而成疾欲陟阿丘采蝱草以療之人見我之愁鬱則以為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道當論其所思之是否不得一槩以為不足問許人尤我之思歸豈衆人皆幼穉且狂惑乎何其不觧人意也葢至是始慨然責之而不得不言其情矣下章發之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芃音蓬 控于大邦控空之去○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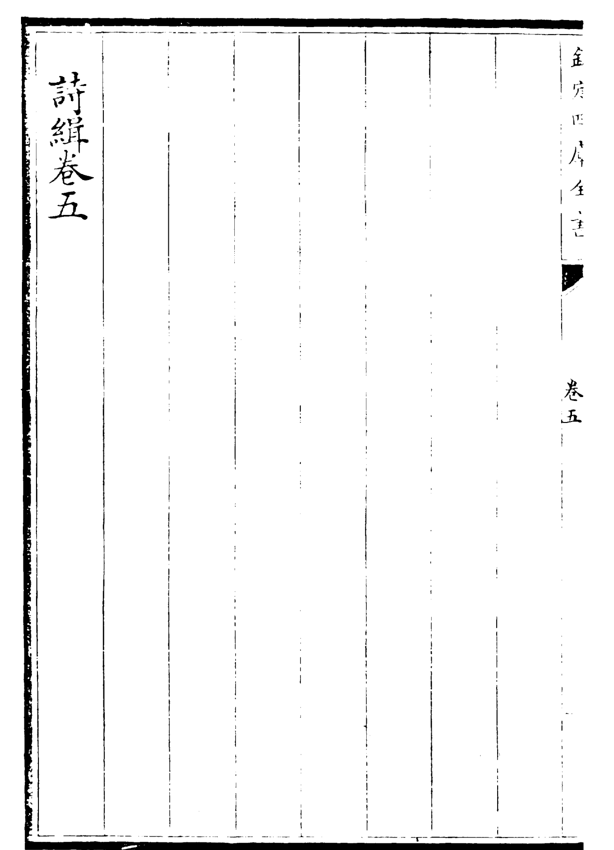
誰因誰極粲曰因如因徐辟而見孟子與無因而前之因○傳曰極至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錢氏曰之適也

末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他思所以救衛耳我欲代諸大夫之行者蓋大夫徒能咭之而已何益於事若我自歸則將行郊野經麥田不憚勞苦以控告于大國而求其能救衛者諸國之中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非徒歸也爾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尤過爾為我百方思所以

處此者不如我之自往爾所思不及我所思之切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為不通曉於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閼塞不通也赴難乞師本非女子之事諷許人當為告急於方伯不當坐視其亡止遣大夫唁之而已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為有理而許人真狂稺無謀矣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

章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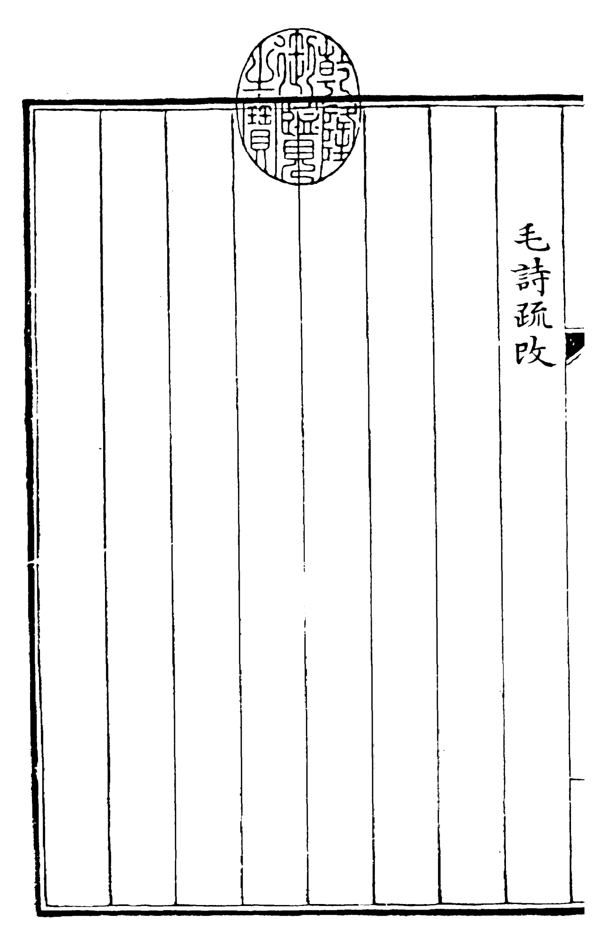
詩緝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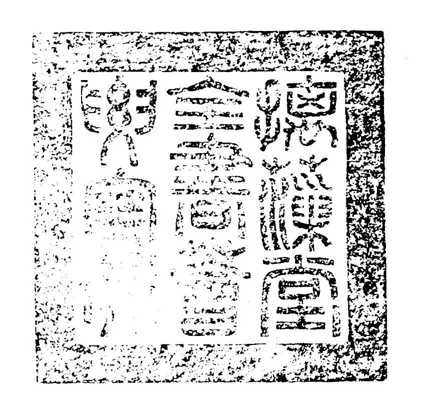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第十頁前八行曹氏曰漢策刋本曰字訛在漢策下今改正案此所引漢策見漢書董仲舒傳

第十二頁前四行盖磔皮革之官刋本磔訛礫據毛詩疏改

卷五第五頁後五行言六珈者刋本珈訛瑕下同據經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疑在今東郡界刋本郡訛都據


毛詩疏攷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六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 經部

詩緝卷六

宋 嚴粲 撰

衛 國風

說已見邶○粲曰漢志河內朝歌縣注云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淇奧音郁美武公之德也疏曰武公和僖侯子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相去聲○疏曰為卿士也美而作是詩也曰衛武公詩幽王時○朱氏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尚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之詩以自儆

踈言淇奥之詩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補圖屬之平歐陽

補圖令定為幽衛武享國五十有五前為宣後為平何以知淇奥之中為幽也葢淇奥美武公之入相其入相幽也武公既入作賔之初筵以刺時入者入為卿士時指幽也武公入相於幽至平而進為公孔氏謂幽王之時武公以為卿士是也衛武詩二鄘柏舟在初年為宣衛淇奥在入相後為幽舊說幽無變風非矣

瞻彼淇奥 釋文曰淇奥水也○解見邶泉水○傳曰奥隈也○長樂劉氏曰謂水涯彎曲之地○李氏曰左傳昭公二年北宮文子賦淇澳其字從水與奥通 綠竹猗猗 音伊○傳曰猗猗美盛貌○朱氏曰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詩記曰左思三都賦序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奥之產

有匪君子 傳曰匪文章貌○粲曰匪斐同大學作斐 如切如磋 七河反韻通作瑳○傳曰治骨曰切治象曰磋 如琢如磨 傳曰治玉曰琢治石曰磨 瑟兮僩兮 僩還之上濁○曹氏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說文云僩武貌剛毅之意也○補傳曰荀卿云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說文云晉魏之間謂猛為僩 赫兮咺兮 咺喧之上大學作喧音同○傳曰赫明德赫赫然○曹氏曰咺聲譽之喧傳也○補傳曰說文與字書皆謂朝鮮以兒啼不止為咺蓋衆口喧然譽武公之善不止也 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兮諼音喧○傳曰諼忘也

興也衛稱淇園之竹故以其猗猗美盛興武公之文章也匪然文章之武公如切磋琢磨以成其器骨象玉石雖美材非磨礱不成器亦猶人有美質必問學以成德問學之功必積漸致之故取治骨象玉石用工之深者喻之武公能自治如此故瑟兮績密僩兮剛毅赫兮明德之著見咺兮聲譽之喧傳此匪然文章之武公民終不能忘之也○大學云瑟兮僩兮者

恂慄也毛以僴為寛大與大學異今不從

瞻彼淇奥緑竹青青音精與菁音義同傳曰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雜以玉石瑱天之去聲○釋文曰琇石之次玉者○錢氏曰瑩玉色之榮也○絜曰瑩鮮絜也琇瑩猶齊著言瓊瑩瓊華瓊英也會弁如星會音鱠○箋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服皮弁以日視朝縫去聲皪本又作礫音歷○疏曰在朝君臣同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彩玉璂注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于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也璂音其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諼兮

武公入相于周服皮弁以趨天子之朝其充耳之瑱乃美石之琇瑩而鮮絜又會縫其皮弁其玉飾如星言德稱其服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音責○程子曰如簀言密比○呂氏曰檀弓云大夫之簀與注謂牀笫即牀棧也棧助諫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朱氏曰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錢氏曰金錫鍊之精乃可作器如圭如璧朱氏曰圭璧言其生質之温潤寛兮綽兮程子曰寛弘裕也綽開豁也○呂氏曰書無逸云不寛綽厥心猗重較兮猗音倚重平聲較音角○釋文曰猗依也

○傳曰重較卿士之車○䟽曰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輢音倚車傍也又音意○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重較○朱氏曰言其德稱是重服也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今曰左思吴都賦言鄱陽暴謔則為虐矣

如簀言如牀棧之密比也金錫言鍛鍊之甚精圭璧言器質之可貴又有寛裕綽豁之德而倚車之重較以君子之德而乘君子之器也較式皆乘車所憑較

在式之上故曰重較人於謹言之時鮮有過失至於戲謔笑談之際從容相忘易以自縱言語之過常必由之今於戲謔之際而不為虐見和而不流非以戲謔為美也朱氏曰言其寛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寛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音盤刺莊公也疏曰莊公揚武公和子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音杵○曰衛莊公詩平王時

前人用賢以建功業棄而不用則不能繼之矣此序與秦晨風序意同

考槃在澗傳曰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粲曰或見槃字從木遂以為器非也民訖自若是多槃與盤同此言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碩人之寬箋曰碩大也獨寐寤言粲曰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自耳永矢弗諼音喧○箋曰矢誓也諼忘也○朱氏曰自誓不忘此樂也補傳曰自誓而以永言有終焉之意

窮處山澗之中而成其槃樂者乃是碩大之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

易所謂肥遯也深山窮谷無有游從獨自寐獨自寤獨自言其離索寂寞如此然賢者處之泰然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也○舊説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爲賢者畎畝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槃樂寛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其君之不能用也孔叢子云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考槃在阿傳曰曲陵曰阿碩人之薖音科○傳曰薖寛大貌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戈○槃曰過經過也

賢者之窮處其既寐而寤既寤而歌無往非獨而自得其樂永誓不復他往居之而安也如龎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也

考槃在陸釋地曰高平曰陸碩人之軸鄭音逐毛音廸○補傳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槃曰軸説不一毛以為進鄭以為病蘇氏以為盤桓不行皆不若補傳為長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協韻音谷○朱氏曰不以此樂告人

賢者成樂於陸如軸之卷收藏不用也既寐而寤既寤復宿無往非獨言其離索獨居非一朝暮也然賢者自得其樂永誓不告於人賢者之隱惟恐人之知也然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舉遠遯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上常之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曰衛莊公詩平王時

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荅之事但言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唯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詞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黙悟矣首序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説詩若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為美莊姜可乎

碩人其頎音祈○箋曰碩大也○朱氏曰大人尊貴之稱○傳曰頎長貌衣錦褧衣衣二

今皆如字褧傾之上聲音頃字亦作絅○箋曰褧禪也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錦衣在塗所服禪音丹○粲曰上衣舊去聲鄭丰如字句同音宜同也對裳錦褧裳上裳亦如字褧禪衣也以縠為之加於錦衣之上中庸所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傳曰東宮齊太子也○䟽曰東宮太子所居也名得臣繫太子言之明與太子同母

邢侯之姨蘇氏曰邢周公之後○傳曰妻之姊妹曰姨

譚公維私○䟽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傳曰姊妹之夫曰私

有頎尊大貴之人頎然而長其衣以錦為之上加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

妻言匹敵也又是齊東宫太子得臣之妹與太子同母嫡夫人所生言貴出也又邢侯呼已為姨已呼譚公為私言其娣妹皆嫁於諸侯也邢譚互言之耳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荅之事但首章歴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荅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音題○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膚如凝脂疏曰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列即内則注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領如蝤蠐音酋齊○傳曰領頸也○曰蝤蠐蝎也○粲曰

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又云蝎蛣蝠又云桑蠹孫炎及䟽以為蟦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如上所言皆一物耳郭璞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故山陰陸氏以為蟦蠐也為一物蝤蠐也為一物蝤蠐也蝎也蛣蝠也又為一物姑兩存之然蝤蠐為蝎則同也蟦音焚蛣蝠音詰屈

齒如瓠犀 瓠音互○傳曰瓠瓣瓣補遍反又蒲莧反○朱氏曰瓠中之子也

螓首蛾眉 螓音秦○傳曰螓首廣額而方○舍人曰螓小蟬也○箋曰螓謂蜻蜻蜻音精○釋蟲曰蚻蜻蜻蚻音札○䟽曰此蟲額廣而且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

巧笑倩兮 倩音茜○傳曰倩好口輔○䟽曰笑之貌美在於口輔

美目盼兮 盼匹莧反○傳曰盼白黑分

莊姜其手如荑荑之柔其膚滑白如脂膏之凝頸白

而長如木中蝤蠐之蟲齒白而整如瓠中之子首如螓蟲之首額廣而且方也眉如蠶蛾之眉勾曲如畫細而長也其巧笑則倩兮美好其美目則盼兮白黑分明莊姜容貌之美如此君何為不荅乎

碩人敖敖音翶○曹氏曰釋文云敖出遊也通作遨則敖敖是優游舒徐之意說于農郊說音稅○疏曰說舍也○傳曰農郊近郊也四牡有驕音蹻○傳曰驕壯貌朱幩鑣鑣幩音焚鑣音標○傳曰幩飾也人君以朱纒鑣且以為飾○箋曰鑣謂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麃麃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儦儦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翟茀以朝茀音

茀朝音潮○傳曰茀蔽也○疏曰婦人乘車不露車之前後設帳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厭厭音葉○檕曰春官巾車云厭翟勒面繢總注云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上文注云龍駹也以白堊飾韋雜色為勒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繢畫文也詩翟蔽以朝蓋厭翟也蔽音弗又音必世反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碩人敖敖然優游舒徐自齊來嫁于衛說舍於近郊整其車服而後入四馬驕然而壯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又以翟羽為車之蔽茀以此入君之朝見其雍容閑雅禮文之備也莊姜以禮來嫁

不應不見荅豈吾君疲於政事而未暇與夫人相親耶若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使吾君勞於聽斷可也○君之不荅莊姜以惑於嬖妾之故而此詩以為勞於政事所致毋之不安其室以淫風流行之故而凱風以為勞苦而然風人之辭微婉矣

河水洋洋傳曰洋洋盛大貌北流活活音括又如字○錢氏曰活活水流貌○疏曰左傳云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河在齊西北流也○補傳曰以河之流喻齊國之盛大施罛濊濊罛音孤濊音豁○傳曰罛魚罟○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補傳曰施罟喻莊公求昏於齊鱣鮪發發

鱣鮪音旃委發音撥○鱣鱑也大魚似鱘○䟽曰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南呼為黃魚○陸璣曰鱣身形似龍鋭頭背上腹下皆有甲今於孟津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亦中羮臛又可作鮓其子可為醬臛音壑山陰陸氏曰鱣肉黃俗謂之王板○梁曰本草以鱣為黃魚是也鱏今俗作鱘即鱘黃鮓是也○鮪曰鮪鮥也似鱣鮥音洛○陸璣曰鮪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說文曰魚著網尾撥撥然○補傳曰鱣鮪喻莊姜來歸

葭菼揭揭 葭音加菼貪之上貪他含切揭音傑○今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菼亂萑又名䕡亦一物而名四並解見七月亂頑之去萑音完○傳曰揭揭長也○補傳曰葭菼喻親迎禮容之盛

庶姜孽孽 魚結反○梁曰庶出為孽言孽者衆多之貌

庶士有朅 音挈○董氏曰庶士

其媵臣也○傳曰朅武壯也○
桀曰朅與伯兮朅兮音義同

齊北西至于河故舉河水言之謂河水洋洋然盛大
在齊之西而北流之貌活活然言齊據大河其國盛
大猶季札言泱泱乎大風也施魚罟於河中其入水
聲濊濊然而得鱣鮪鮪鮥之大魚其魚著網掉尾發
發然喻莊公求昏於齊而得貴女猶衡門以河魴喻
齊姜也河上葭蘆與菼亂之草揭揭然長喻莊姜來
歸庶姜姪娣孽孽然衆多庶士媵臣揭揭然武壯也

以齊國之大姜女之貴媵送之盛無一不満人意君

何為不荅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音萌）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華音譁）復相棄背（音佩）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耦（喪去聲妃音配）故序其事以風焉（風音諷）美反正刺淫

泆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刺時則上所化也男女之合不以正則不可以久雖

悔何及所以戒也非美也

氓之蚩蚩音癡○傳曰氓民也○朱氏曰蓋男子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抱布貿絲貿音茂○傳曰布幣也○箋曰幣所以貿買物也○釋文曰貿交易也匪來貿絲來卽我謀箋曰卽就也送子涉淇淇觧見邶泉水至于頓丘傳曰丘一成為頓丘○疏曰成重也○譜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東也○朱氏曰頓丘地名也○粲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匪我愆期傳曰愆過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將音鏘○箋曰將請也秋以為期

一章述始者已為男子所誘而已許之奔也言有一

氓我本不識其為何人但見其蚩蚩然無知抱持其幣而為我買絲然而深鄙之也此氓非來買絲但來就我謀為室家也此氓來誘我欲便挈我以歸我未成行此氓責我以愆期我乃送之涉淇水至于頓丘謂之曰非我過子之期也子無善媒以先告我故我行計未辦請子無怒以秋為期當從子以往言已初為遲疑為男子所廹趣乃許之也朱氏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解者何以異此

乘彼垝垣音危表○箋曰乘登也○傳曰垝毀也○朱氏曰垣墻也以望復關朱氏曰復關闗名○蘇氏曰氓之所在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釋文曰漣漣泣貌○粲曰漣漣涕出接續之貌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曰體兆卦之體○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繇音宙占辭也○粲曰春官占人云凡卜簭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周公云體王其罔害簭筮同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曰賄財也

二章述已為男子所惑而遂奔之也言本以秋為期期既至矣乃登彼壞墻以望此復關之人未見此復關之人則泣涕漣漣既見此復關之人則載笑載言

是我為所惑也爾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兆卦之體皆無凶咎之辭言與我宜為室家爾遂以車來而我以其賄財遷徙從子而往謂男子假卜筮以要已遂罄其資以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說文曰沃灌溉也○朱氏曰沃若潤澤貌于嗟鳩兮于音吁○曰鳩鶻鶻也鶻音骨又如字鶻音嘲解見小宛無食桑葚音甚諶之上濁○釋文曰葚桑實也○傳曰鳩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音儋○粲曰耽溺好也士之耽兮猶可說也箋曰說解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曰婦人維以

為節貞信

三章述其既奔而悔也桑之未落其葉沃然潤澤喻情眷歡洽之時也鳩嗜桑葚之甘則食之不已猶女愛男情眷之濃而為其所誘故歎鳩無食桑葚女無與士耽樂為淫也士之耽猶可觧說女子一失身於人無可觧說矣蓋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即愧悔已無及也朱氏曰婦人深愧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耳非真以士之耽為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傳曰隕墮也自我徂爾箋曰徂往也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湯音商○傳曰湯湯水盛貌漸車帷裳漸音尖○朱氏曰漸漬也○箋曰帷裳童容也○疏曰以帷障車之傍如裳也大夫車立乘財有蓋無帷裳女也不爽傳曰爽差也士貳其行去聲士也罔極曹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二三其德

四章述其愛弛而見棄也桑落而黃隕喻情眷衰弛之時也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食貧者之食不嫌淡薄今我見棄而歸渡此淇水湯湯然而盛漸漬其車之帷裳因自歎女未嘗差爽其所守而自貳其行

士心無極不可測知由其德二三不專一故也士也罔極所謂怨靈脩之浩蕩也○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䰟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蓼莪昊天罔極為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極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箋曰靡無也○曹氏曰無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為室家而受如是之勞者朱氏曰無有一朝不然者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音戲又音迭○朱氏曰咥笑貌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五章述其將至家而羞見兄弟也言我三歲為爾婦無有為室如是之勞者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不然者初與爾謀為室家惟恐不諧其言既遂爾乃以暴虐加我我兄弟不知之耳若知我見暴如此必咥然笑我也始為所誘令為所暴故恐兄弟笑之此承上文漸車帷裳見棄而歸在途自念之辭羞見兄弟也故言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此婦蓋父母不存唯有兄弟耳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音判鄭讀為畔○傳曰泮陂也陂音𤰞總角之宴傳曰總角結髮也○言笑宴○箋曰畔崖也李氏曰宴安樂也宴傳曰宴宴和柔也信誓旦旦今曰旦旦明也昊天曰旦之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六章述其怨而自解之辭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彼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淇水則有岸隰則有陂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可知也即上章所謂罔極也我自總角成人

之初與爾宴樂言笑晏晏然和柔信誓旦旦然明曾不思其反覆一至於此反覆至此是始焉不思之過令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詩有總角丱兮為男子未冠内則云男女未冠笄者〔冠去聲〕總角衿纓〔衿琴之去猶結也〕是總角為未冠笄者内則注又云收髮結之故毛以為結髮要知此詩但言自少為爾婦也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妻李善云結髮始成人也取笄冠為義其說是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為令老而見棄據

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為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為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鮮見邶泉水〉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婦人以夫家為歸者也衛女既嫁異國而反思衛國之樂蓋於異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也此雖不言其

夫家之不見荅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風人之辭也

籊籊竹竿籊音剔○傳曰籊籊長而殺也殺色界反以釣于淇淇解見邶泉水○補傳曰思兒童遊釣之樂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衛女思歸述其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有執籊籊然長殺之竹竿以釣于淇水者是可樂也我今豈不思衛乎以道遠莫能至也

泉源在左呂氏曰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也共音恭淇水在右呂氏曰淇水出相州

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慮音廬

女子有行（解見鄘泉水）遠兄弟父母（遠去聲）

幼時出遊泉源淇水之間甚可樂也自歎女子出適於人則雖父母兄弟之至親且疎遠矣安得復至少時游戲之所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我反○傳曰瑳巧笑貌○朱氏曰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佩玉之儺（那之上○錢氏曰儺柔緩也○粲曰腰身裊儺也）

我思遊二水之間與其女伴巧笑露齒瑳然鮮白珮玉而身褭儺是可樂也

淇水滺滺音由○傳曰滺滺流貌檜楫松舟檜音括又音鱠○曰檜栝也○傳曰檜栢葉松身○疏曰禹貢杶幹栝栢注云栢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釋文曰楫橈也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橈音饒櫂亦作棹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解見邶泉水

我思淇水滺滺然流有檜楫松舟遊於其中是可樂也我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除憂乎再三極言衛國之樂則知其有所不樂於此矣此詩全不說

不見荅之意但末語著一憂字使人玩味之而其情自見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芄音九刺惠公也䟽曰惠公朔宣公晉子閔公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葢年十五六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日衛惠公詩威王時

衛惠公鄭昭公皆見逐惠公拒天子之師以入衛春秋不言復然以其終得國也故出入皆稱衛侯忽以世子當立然以其終失國也故出入皆稱忽此聖人

書法之嚴也首序稱惠公稱忽皆用春秋書法知經

聖人之手矣

芄蘭之支曰芄蘭蘿摩也○釋草曰雚芄蘭雚音貫○䟽曰芄蘭柔弱常蔓延於地○陸璣曰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緑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鬻音煮○今考本草枸杞條陶隱居注云去家千里忽食蘿摩枸杞雚一名芄蘭郭云雚○或傳寫誤也○朱氏曰支枝同童子佩觿○傳曰觿所以觧結成人之佩也○䟽曰内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䟽觿下别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内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其鋭端可以觧結也錐則佩觿能不我知補傳曰其智不足以知人也容兮遂兮朱氏曰容兮遂兮舒緩放

肆之貌○槩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不忍遽去舒徐之貌 陶音遥

垂帶悸兮 悸葵之去○錢氏曰悸心動也

興也芄蘭蔓生支葉柔弱以喻惠公之幼弱不能自立也觿者成人之佩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之惠公雖則佩成人之佩然其材能則不足以知我也雍容舒遂徒服衣垂帶而悸悸然執心不定言其放肆驕傲未知其趨嚮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 音攝○傳曰韘玦也玦音决亦作決○疏曰決鉤弦也以象骨為之

抉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能射御則佩韘○箋曰玦車攻作決夏官繕人作抉又觧見車攻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　程子曰甲長也○補傳曰其仁不足以長人也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其材能不足以君長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槩曰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箋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疏曰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絶○曹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

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里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葢以先王之化所及也○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葢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蹟因以為

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説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葭蘆葦觧見七月○傳曰杭渡也誰

謂宋遠跂予望之跂音棄韻亦作企音起○䟽曰跂舉踵也脚跟不着地跟音根

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已已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小船曰刀○䟽曰舠字音刀小船也古字通用誰謂宋

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曹氏曰是役也王為主而衛人從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

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為去聲過時而不反焉曰衛宣公詩桓王時○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事見左傳桓五年○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録其室

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師出而人情之怨如此其敗宜矣是役也春秋不書戰敗諱之也

伯兮朅兮朅音挈○箋曰伯君子字也○邦之桀兮伯桀曰朅與庶士有朅音義同

也執殳音殊○傳曰殳長丈二而無刃○疏曰戈殳戟矛皆插於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輢音倚車倚也又音意

為王前驅

婦人自言其夫朅然而武壯為邦之英傑今乃執殳為王前驅而從征役也

自伯之東疏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首如飛蓬蓬解見騶虞豈無膏沐詩記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潘音翻誰適為容適音滴為去聲或如字○傳曰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為悅己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自伯之東行伐鄭我髮不梳如飛亂之蓬草非無膏與沐然誰主為容飾乎

其雨其雨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杲杲出日杲音藁○錢氏曰杲杲日色明也

願言思伯箋曰願念也甘心首疾箋曰頭痛也

時以秋伐鄭秋暑之時艱於得雨故因以起興曰其雨矣其雨矣乃杲杲然日復出喻望其夫之歸而復不歸也我念而思伯憂思之過以生首疾而甘心焉不以為悔也

焉得諼草 焉音煙諼音喧○粲曰孔氏以諼訓為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諼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按本草有萱草云令人好歡樂無憂嵇叔夜養生論亦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皆從草則為草名無疑矣 言樹之背 音佩沈又如字○傳曰背北堂也○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項氏曰儀禮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

主婦北堂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傳曰痗病也

人謂諼草忘憂何處可得之我欲植之北堂玩之以銷憂令我念而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諼草所能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喪去聲妃音配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殺所戒反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有狐之詩桃夭摽有梅之變也

有狐綏綏音綏○槩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定安之意也狐性多疑綏綏則獨行而遲疑也在彼淇梁鮮見邶谷風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興也狐性淫又多疑每涉河冰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也今在淇水之梁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時婦人喪其妃耦憂是子無裳蓋欲與之為室家而託言與之作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厲曰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處音杵漕音曹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遺音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曰衛文公詩惠王時○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稱去聲衣單複具曰稱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大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木瓜美桓公衛人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封所以尊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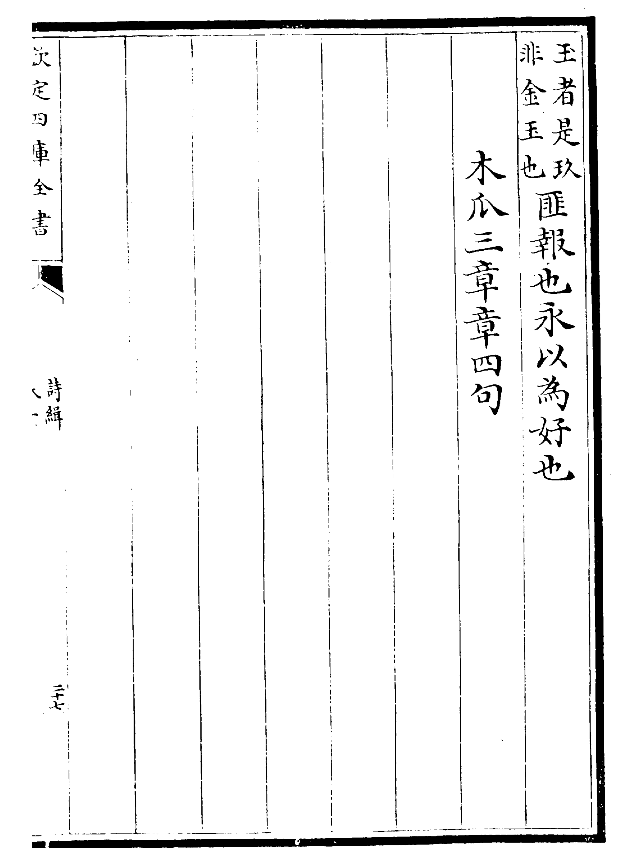
投我以木瓜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别之報之以瓊琚音居○朱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説文云瓊赤玉也姑兼存之○傳曰琚珮玉名○解見鄭女曰雞鳴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好去聲

人方危亡困急之中有能恵顧之者其感必倍齊桓有存亡之功衛深德之故因其車馬器服之遺而述其欲報之厚言我衛人當為狄所滅之時但有遺我

以木瓜微物者猶當報之以瓊琚且曰此非足為報欲以結好於永久且況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如何此感其救患之恩設為瓜瓊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此所謂木瓜猶言蕪蔞亭豆粥蔞音閭嘑沱河麥飯也嘑音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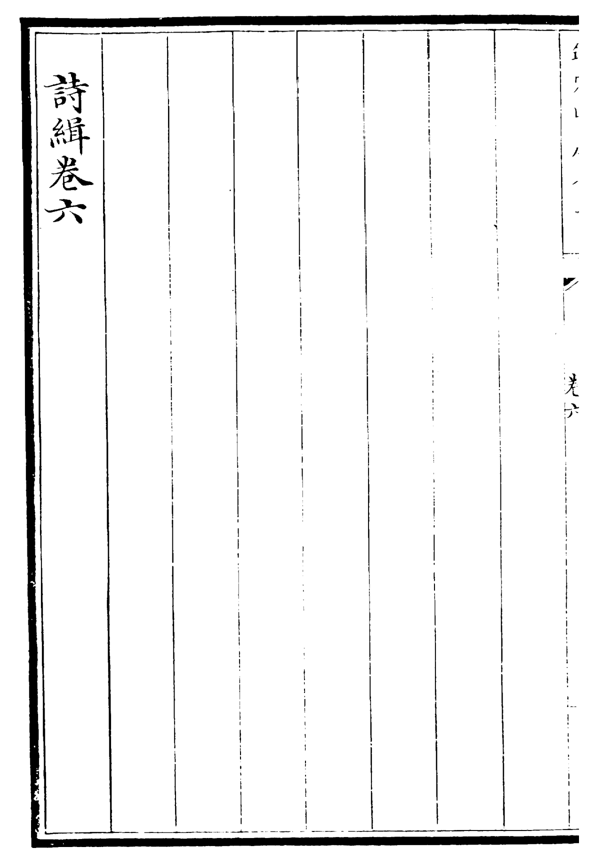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遥○傳曰瓊瑤美玉○説文曰美石○疏曰三者皆玉石雜也○今曰公劉維玉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疚○釋文曰玖玉黑色○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



玉者是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非金玉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　經部

詩緝卷七

宋　嚴粲　撰

王　國風

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謂之王國之變風戲許宜反

驪山下地名亦水名䟽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衛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程子曰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息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李氏曰黍離以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葢雅頌之詩亡也○朱氏曰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懐孟等州是也○補傳曰風之名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愢周與春秋書王之意一也衛有狄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遂致陵夷王之次衛其以此歟

正始之化行則以周變商周之所以王而積風為雅也衰亂之俗勝則反周而商周之所以東而雅降為

風也王風次衛著盛衰之變也

黍離閔宗周也譜曰宗周鎬京也○譜疏曰正月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宫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謂鎬京為西都○李氏曰成王之營東都王城則遷九鼎焉成周則居頑民焉平王以來皆居王城至敬王遭子朝之亂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于成周昭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此宗周成周之辯也朝如字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彷徨音旁皇○疏曰平王詩也平王宜白幽王子○補傳曰序詩者道東周大夫之情狀簡端數語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

周東遷而遂徹置豐鎬於度外蓋秋風禾黍之感不

接于目日遠日忘也其大夫過故國而悲歌徒重千

載之太息而已聖人於夷夏之大變蓋三致意焉○

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注云鎬京也周官序言還

歸在豐經言歸于宗周指豐邑也唐孔氏云周為天

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洛邑皆可言宗

周

彼黍離離傳曰彼彼宗廟宮室○說文曰黍禾屬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䟽曰黍可為

酒離離垂也○今曰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又丹黍米條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曰稷令之穄也穄音祭○釋稻之有秔糯耳

彼稷之苗 草曰粢稷○釋曰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呼粟為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說文曰稷百穀之長○今曰本草唐本注云稷即穄也與黍同類孟詵云八穀之中最為下圖經云今所謂穄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苗初生苗而未秀也苗而後秀秀而後實

行邁靡靡 傳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

中心搖搖 踈曰心憂無所附著也楚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傳曰悠悠遠意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此何

人哉

言鎬京宗廟宮室毀壞而為禾黍之地彼處有黍離離然垂矣彼處又有稷長苗矣連言彼者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為禾黍也周大夫見之而不忍去行邁為之遲遲中心感傷揺揺然無所附著遂言人有知我之情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之情者怪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也亡國之恨悽然滿目唯呼悠遠之蒼天而訴之曰致此顛覆者是何人乎不斥其人

而追恨之深矣言天蒼然悠遠歎其訴而不聞也李氏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詩意同漸音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亦作䅟○傳曰穗秀也行邁靡靡中心如醉今曰昏而不醒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朱氏論語解云吐華曰秀是秀為未穗今毛氏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别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今曰實則成穗而堅也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音謁○今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噎食窒也

悠蒼天此何人哉

苗檖實取協韻耳舊説初見稷之苗中見稷之穗後見稷之實為行役之久前後所見使稷自苗而至於實果為行役之久則不應黍惟言離離也如噎謂氣逆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

以風焉難去聲風音諷○李氏曰此大夫蓋同僚也

君子于役箋曰于往也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棲音西塒音時○傳曰鑿牆而棲曰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言此君子往而行役不知期以何時而歸乎言其時之久也且令何所至哉又不知其所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雞棲于塒則日夕矣羊牛又下牧地而來歸皆有休息之時也君子行役乃無休息如之何而使

我不思乎言已思之所以風王念之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箋曰行役無日月曷其有佸音活○傳曰佸會也雞棲于桀傳曰雞棲于杙為桀杙音弋橛也橛音掘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音聒○傳曰括至也君子于役苟無饑渴箋曰苟且也

言不可計以日月即序所謂無期度上章所謂不知其期也不知其何時可以佸會乎歸期未可望且得無饑渴足矣見不免饑渴也此又所以風之而使察焉者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疏曰閔傷也○蘇氏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遠去聲○疏曰平王詩○朱氏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以相招為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於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李氏曰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梅福在漢為市門卒

君子相招為祿仕則在位皆小人矣當是之時貧且賤焉非恥也故詩人不以閔君子而以閔周

君子陽陽 程子曰陽陽自得之狀○李氏曰史記晏子之御意氣陽陽甚自得也○補傳曰容充盛貌 左執簧 音黄○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春官笙師注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見三器皆有簧知此非竽篪而必以為笙者以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竽篪也鍱音葉○錢氏鹿鳴注曰簧笙之舌也 右招我由房 傳曰國君有房中之樂○箋曰由從也欲使我從之於房中○疏曰路寢非燕息之所謂小寢之內作之天子房中之樂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其樂只且 樂音洛只音止且沮之平聲入如字○箋曰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

○朱氏曰只且語助聲

賢者處於亂世俱為伶官其友陳其相呼執役之事言其君子陽陽自得不以賤事為恥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相從於小寢之内將奏房中之樂君子之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為矣

君子陶陶今如字協韻也舊音遥左執翿音逃○傳曰翿纛也○箋曰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右招我由敖音遨○箋曰燕舞之位○錢氏曰敖遊也因謂敖處為敖猶周禮云囿遊也

其樂只且

陶陶自樂貌劉伶酒德頌其樂陶陶亦協醪糟韻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箋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廹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先王之訓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况申侯實啟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絶滅天理

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

宗廟禾黍曾不以之興懷而唯中國之憂失輕重矣

揚之水張子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蒲楚弱堪憂不流束薪曹氏曰非薪之彊水弱而已彼其之子其音記○朱氏曰其語助也○歐陽氏曰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不與我戍申今曰前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故申伯國○朱氏曰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還音旋

興也薪本浮物一束之薪非不可流轉若鑿鑿之白石也而悠揚之水淺弱不能流轉之喻諸侯本非難

令而東周衰弱不能號令之也唯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共戍申國而獨使我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懷思之哉懷思之哉不知何月我得旋歸乎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曰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解見漢廣傳曰甫諸姜也○疏曰尚書有吕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吕侯後為甫侯周語云申吕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也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錢氏曰甫其地未詳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今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蒲草解見陳澤陂蒲柳解見陳東門之楊○曹氏曰楚小於新蒲輕於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傳曰許諸姜也○錢氏曰許在今許州○朱氏曰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楚愈輕蒲又愈輕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音推蓷吐雷反暵之音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觀室家相棄爾疏曰平王詩○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

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

民之貧國之難也故以閔周

中谷有蓷傳曰中谷谷中也○曰蓷茺蔚也益母也茺蔚音充尉○釋草曰萑蓷萑音追亦作鵻○李廵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曰舊說云菴蕳暵其乾矣暵音罕又音漢乾音干○疏曰暵燥也有女仳離仳批之上○傳曰别也嘅其嘆矣嘅音慨嘆音作歎○曹氏曰嘅嘆聲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草生海濱池澤濕則生旱則死谷中之地陰潤其蓷草宜濕旱也今暵燥其乾者矣旱則乾者先

熯也興饑饉則貧者先悴也有女見棄與其夫別離嘅然發其嘆聲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斯人之艱難窮厄也謂見棄者非其夫之得已特以饑饉不能相養故爾（曾氏曰無怨懟過甚之辭厚之至也）○舊說以萑草暵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歳旱草枯興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象耳由此而致夫婦衰薄遂以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為時之艱難使然○舊説以萑草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

於水非也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傳云蓷鵻亦作萑作萑即釋草言萑蓷也大車傳曰菼鵻也葢菼亂萑又名鵻一物而四名彼萑音完此萑音追字同而音異毛於此傳言蓷鵻者葢借用鵻字非以蓷為菼也曹氏以蓷為菼誤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脩長也朱氏曰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歗音嘯亦作嘯○朱氏曰條條然歗貌○今曰條猶長也○傳曰歗蹙口而出聲○江有汜箋曰歗蹙口而出聲○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箋曰淑善也○詩記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葢以吉慶為善

事凶禍為不善事
雖今人語猶然

長茂者亦為所暵興饑饉甚則粗給者亦乏絶矣條條然而長歗其悲恨深於歎矣不善猶言不幸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音輟○錢氏曰啜泣而縮氣也補傳曰歗甚於歎泣甚於歗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生於濕者又難旱於脩者今亦為所暵與富足者亦乏之絶矣凶年饑饉之甚貧富皆憔悴也啜然泣而縮氣窮之甚也何所嗟悔而可及謂雖嗟歎而不及於

事無益也。詩記曰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疏曰桓王林平王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諸侯背叛背音佩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樂音洛○朱氏曰左傳隱三年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又取成周之禾桓五年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質音致祭音再繻音須射音食中音衆○疏曰兎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爾𠜂失次耳

春秋之例王師不書此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蓋伐鄭不服也王卒既敗自是王命不行矣

有兎爰爰傳曰爰爰緩意雉離于羅曰離麗也鮮見新臺○傳曰鳥網為羅我生之初曹氏曰謂幼穉時也尚無為箋曰尚庶幾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音離○傳曰罹憂也尚寐無吪音訛○傳曰吪動也○今曰無手或寢或訛訛亦訓動彼吪作訛字異音義同○朱氏曰寢而不動以死耳

興也兎陰狡善逸雉耿介善鬬有兎爰爰然緩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如之何也有雉離于羅網之中喻

周人為王力戰而受禍也我生之初天下庶幾無事及我生之後逢此百憂有生不如無生庶幾寢寐而不訛動死為愈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傳曰罦覆車也車赤奢反○疏曰釋器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繴音壁○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罥音絹○釋曰捕鳥之具孫炎曰掩兔非也我生之初尚無造傳曰造為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音教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曰罿即罦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傳曰庸用

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音壘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箋曰九族者據巳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曹氏曰堯典以親九族孔安國以為高祖玄孫之親杜預以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為九族康成孔穎達從安國說徐安道以頻弁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以杜說為是案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說者謂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為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巳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則由一而三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二詩之序推親親

而廣之耳○夏氏書觧曰高祖非已所得而逮事玄孫非已之所及見惟夏侯歐陽等以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今曰二說不同姑兼存之○葛藟在兎爰之下解見兎爰

親親周道也棄其九族則周道衰矣陳氏曰周公大封同姓成王內睦九族

緜緜葛藟傳曰緜緜長不絶之貌○葛藟觧見樛木在河之滸音虎○釋丘曰岸上滸○釋曰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名滸○傳曰水厓曰滸○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邶風云旄丘

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藟又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終遠兄弟遠去聲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不生於水厓

莫我顧

興也葛藟枝蔓聯屬必依木以生喻宗族之依王室也今緜緜然不絶之葛藟不生於丘野而生於河水之滸岸近水之岸善崩將為水所溢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而舉親兄弟之辭以責之親兄弟則同父故言王終遠我兄弟者謂

父是他人之父乎不然何為不顧我也知有父則知有兄弟矣今人兄弟之相責望者猶言汝豈不念父之故杕杜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意亦同平王視親兄弟且如路人則待九族可知矣○舊說平王以他人之父為父非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上濁○釋丘曰涘為崖○李巡曰涘一名厓謂水邊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母謂是他人母乎莫我有言視之如無也左傳云不

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釋丘曰夷上灑下不漘○孫炎曰平上消下○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曰昆兄也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謂兄是他人之兄乎莫我聞言我責以兄弟之義彼聽之如不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疏曰桓王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興也人臣任事於外則讒間易生令往彼采葛以為絺綌事之至微者時不至久迹無可疑然一日不見於君已懼小人乘閒而讒之如三月之久矣蓋讒人衆多君子動輒疑懼略不可以有所為事有大焉者誰敢任之乎 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上之○曹氏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彼采蕭兮 傳曰蕭所以共祭祀○曰蕭者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及生民 一日不

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艾牛蓋反○傳曰艾所以療疾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疏曰陵遲猶陂陁言廢壞之意陁音弛○李氏曰家語云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涉馬陵遲故也王肅注云陵遲猶陂陁也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曰桓王詩

此詩人述古人能止奔者刺今有淫奔之訟而不能聽也

大車檻檻銜之上濁○傳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錢氏曰尊之言大車○補傳曰檻檻有聲可懼**毳衣如菼**毳尺銳反吹之去菼覃之上濁○疏曰春官司服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鄭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有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鷩音鱉希本又作絺陟里反蜼位柚壘三音今考益稷注云絺徐音笞鄭音止刺也○王氏曰春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

九命其服以九為節也其末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菼箋曰菼亂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亂頑之去聲○今曰毛氏云菼鵻也蘆之初生也鄭氏云菼亂也孔氏云孫炎郭璞以蘆亂為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為一草毛意同李巡之草鄭易傳為亂又言青者如鵻鵻鳥青非草名葢毛所指鵻者草也鄭所指鵻者鳥也今從鄭蘆亂為二草○菼亂萑解見七月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古者大夫乘其大車其德尊嚴故聽其車行之聲檻檻然可懼又身服毳冕之衣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

其青色者如初生之菼乘是車服是服以朝享助祭儼然人望而畏之不敢犯禮有女欲奔者云我豈不思汝乎畏此乘大車服毳衣之人故不敢也古之大夫能莊敬以臨民使之無訟則今之大夫有訟而不能聽為可刺也曹氏曰毛公謂大夫服毳冕以決訟毳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禩則服之末有服之以聽訟也

大車啍啍音脝他敦反○傳曰啍啍重遲之貌毳衣如璊音門○說文曰璊玉赤色○疏曰其赤者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傳曰穀生也　死則同穴箋曰謂塚壙中也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别○疏曰内則云禮始於謹夫婦為宫室辯内外男不入女不出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皦音皎○傳曰皦白也

言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至相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觀其自誓之辭所守之堅可知矣此由上之風化使然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疏曰莊王佗桓王子賢人放逐國人

思之而作是詩也

二留名氏不顯事迹無傳以國人思之知其賢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箋曰施施舒行貌○蘇氏曰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李氏曰孟子施施從外來

子嗟放逐在外國人思之言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以為生者是彼留氏字子嗟也彼留氏子嗟庶幾施施然舒行而來以從我也猶唐有杕之杜箋肯適我

白駒於焉逍遥之意夫賢者放逐於外而使國人私致其愛慕欲其相與遊從而已知莊王不能復用之矣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傳曰子國子嗟父○朱氏曰子國亦字也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庶幾從我食猶唐有杕之杜言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意愛而欲飲食之也君不能養賢而國人欲私致其殷勤以飲食之而已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朱氏曰并指前二人也彼留之子貽我珮玖傳曰石次玉者能遺我美寶○疏曰美寶猶美道

貽我珮玖欲其遺我以善道也夫賢者宜金玉王度而乃使國人望其私淑於巳而巳是可歎也○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其序云屈原以珍寶為仁義騷人之辭源流於風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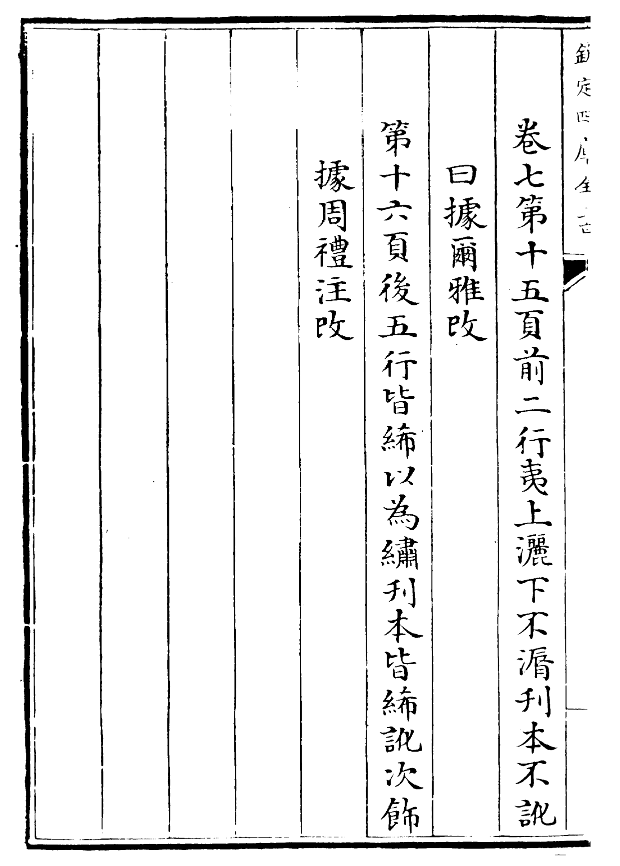
詩緝卷七

謹案卷六第八頁前八行釋者曰膏刊本釋者訛曰脂據毛詩疏改

第十頁後六行貪他含切刊本含字訛作今口二字今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叔髮結之刊本髮結訛結髮據禮記注改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則綏綏定安之意刊本安訛綏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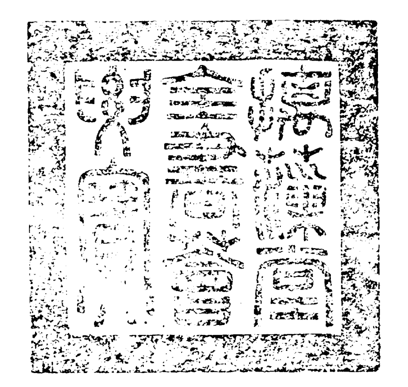


卷七第十五頁前二行夷上灑下不湑刋本不訛

曰據爾雅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皆絺以為繡刋本皆絺訛次飾

據周禮注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